

# 神秘的軍政大學

## 實踐學社秘錄

(上)

### 戰後日軍白團在華活動內幕

● 康僑

#### 日本舊制軍人組合

一九四九年民國卅八年中國大陸變色，國民政府撤守台灣，在局勢艱危，風雨飄搖之際，有一批日本舊制軍人，以報恩的心情，應蔣中正委員長之邀來台組團，協助國軍訓練，對於協防台灣，保衛復興基地，爭取人類自由，維護人權，創造台灣奇跡，頗著績效，直到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十八年在華日本舊軍人團體解散，歷時二十餘年，始終秘而不宣，對外稱實踐學社，內幕詳情鮮有人知。這批日本軍人，在國軍軍史中，僅有簡單記載的「白團」。有人暱稱為「地下軍政大學」，亦稱地下大學。

這個中日之間的內幕秘史，首由日本國家廣播公司，日本放送協會(NHK)揭露，該公司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夜播出一個特別節目「秘密機關——白團」，副題是「到台灣的舊制日本軍人」，敘述的就是「白團」組合在台秘密活動的故事。

所謂「白團」，就是由中日戰爭時期的日本將校軍官組成的軍事顧問團，團長是富田直亮少

將，化名白鴻亮，故名「白團」。其實當時所有的在華日本軍人，均用中國姓氏化名，以掩人耳目。例如藤本治毅大佐，化名黃治毅，酒井中雄中佐化名鄭忠，均以中國軍人的姿態，在國軍中擔任訓練及防衛作戰的任務。

#### 以德報怨感恩圖報

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亦必有因。白團產生的因果，簡言之，種因於日本戰敗投降後蔣中正委員長的「以德報怨」政策，感動日本軍民，使他們痛悔前非，感激涕零，效死以報。蔣中正勝利後對日宣言中闡明，本於中國傳統不念舊惡之美德，除對日本軍閥元凶首惡處以戰犯之罪外，對一般官兵及民衆均寬大為懷，不加究辦，並以人道待遇，分批遣送回日，希望今後中日兩民族互助合作，共創亞洲繁榮。

此一對戰敗敵國「以德報怨」的措施，真是中外古今歷史所少見，因而感動日本軍民，對蔣委員長感恩戴德。蔣委員長的政策是基於中國俗諺「冤家宜解不宜結」，孔子的仁恕哲學以及基督教「不念舊惡；以善待之」的博愛哲學。董事

此類哲學的各國領袖甚多，但能如蔣委員長一樣的切實做到者不多，因而更顯得蔣中正的不同凡響。

「以德報怨」不是口號，而是具體措施，概言之，有下列數端：

一九四三年盟邦預估大戰即將結束，中、英、美三國領袖，中國蔣中正委員長、英國首相邱吉爾、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埃及首都開羅會談，談到戰後對日本的處置問題。當時蔣中正即極力主張維持日本天皇制度，使日本在戰敗投降後，得以保存領土、主權之完整，不致引發內亂，導致經濟崩潰，予國際共黨可乘之機，而被全盤赤化。

戰後日本國破民貧，為不使日本人民增加痛苦，乃放棄要求賠償，使日本得以休養生息。

不派兵進駐日本，以免日本被分裂，形成如南北韓、東西德，因此使蘇聯覬覦北海道之企圖變成泡影。

對在華日軍頗為禮遇，凡是繳械的日本官兵不稱俘虜，而稱「徒手官兵」。同時保持日軍原體制及軍官系統，赴台門、又參三軍、



①

②一九五二年七月曹士激（前排右四）隨同圓山軍官訓練團教育長彭孟緝（右六）與日籍教官合影。  
①圓山軍官訓練團副教育長原任駐日代表團武官處長曹士激。



②

行遣送及行政措施。並使日軍官兵無論在心理上、精神上均無敵意，以消除因戰爭而累積的仇恨。蔣中正委員長下令將日本原「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改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命其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為連絡部長官。

當時中國政府處置日本軍民之一切措施，均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負責。何應欽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在南京接受日軍投降時，以雙手接過日軍小林總參謀長呈遞的降書，戰勝國對戰敗國如此禮遇，史無前例，看在西方記者眼裡也認為不可理解。其實此舉表示中日戰爭結束，已無敵意，而為兄弟之邦。這種高深的王道哲學，西方人是無法體會的。

遣送日本軍民迅速安全，當時戰後殘破，運輸工具不足，船隻短缺。滯留四川重慶的中國中央政府機關又急於復員還都南京，船隻更顯缺乏。乃由陸軍總部組成日本軍民遣送小組，任命曹士激少將為小組長，在極端艱辛狀況下，曹將軍設法克服困難，於短短六個月內把二三五萬日本軍民遣返。遣送途中派軍護送，一路平安。在滯留期間，糧食不足，政府將國軍配糧每人每天減少二兩，用以供應日本軍民，並配發預備糧，讓他們返抵家門後不致立即斷炊，此舉使日軍極為感動。

## 岡村寧次死裡逃生

戰後處置戰犯寬大為懷，除少數罪大惡極之輩如酒井隆，谷壽夫輩遭到處決外，其在中國境內的頭號戰犯「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

因服從國民政府命令，順利完成械彈移交。戰爭期間又能約束部屬不施濫殺，乃由蔣中正主席下令赦免岡村寧次罪責遣送回國。另外已判刑之二五九名戰犯與岡村同船押返日本，交東京巢鴨監獄執行。此舉使岡村感激涕零，誓死回報，白團之產生，便是岡村報恩行動之表現。

岡村寧次早已被國民政府列為一大戰犯，竟能逃過制裁，原因何在？這就要回溯到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的那天，當時日軍佔領區遼闊，接收國軍一時無法到達，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乃對岡村下達兩道命令，第一，確保鐵路運輸系統暢通，防止共軍破壞。第二日軍的彈藥武器裝備全部移交中央軍（國民政府軍）不得留給共軍。岡村忠實的執行了這兩道命令，使中共一籌莫展。中共心有不甘，對日軍時有騷擾，較嚴重的一次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中共新四軍向駐在山東兗州的護路日軍要求繳械，日軍不允，雙方武裝衝突，日軍傷亡萬餘人，但貫徹命令的決心，並無動搖，另外在停戰日（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下午四時許，中共新四軍代表章克獲著先鞭，到岡村總部強行見面，接洽接收，遭岡村拒見，派副參謀長令井武夫少將向其表達拒絕立場，使中共恨之入骨。因而在一九四九年元月，岡村獲判無罪，由上海離開中國，不久國民政府即接到共產黨的電報，指對岡村的判決無效，要求把岡村送往北京受審，但為時已晚，岡村早已身在日本，受聯軍最高司令部（CHQ）監督。

以岡村的身分職位，接受中國軍事法庭審判，想獲判無罪不是易事。當時的國防部戰犯處理

委員會由後來的白團催生人曹士激將軍任總幹事。這名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能操流利日語的將軍替岡村講些好話，才使他死裡逃生，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由何應欽上將兼任，司法部、外交部、軍法局都派有代表，一致主張判處岡村死刑或無期徒刑。但曹士激發言主張無罪開釋，眾人聞之譁然。曹氏乃依法理及政治理由提出他的觀點，要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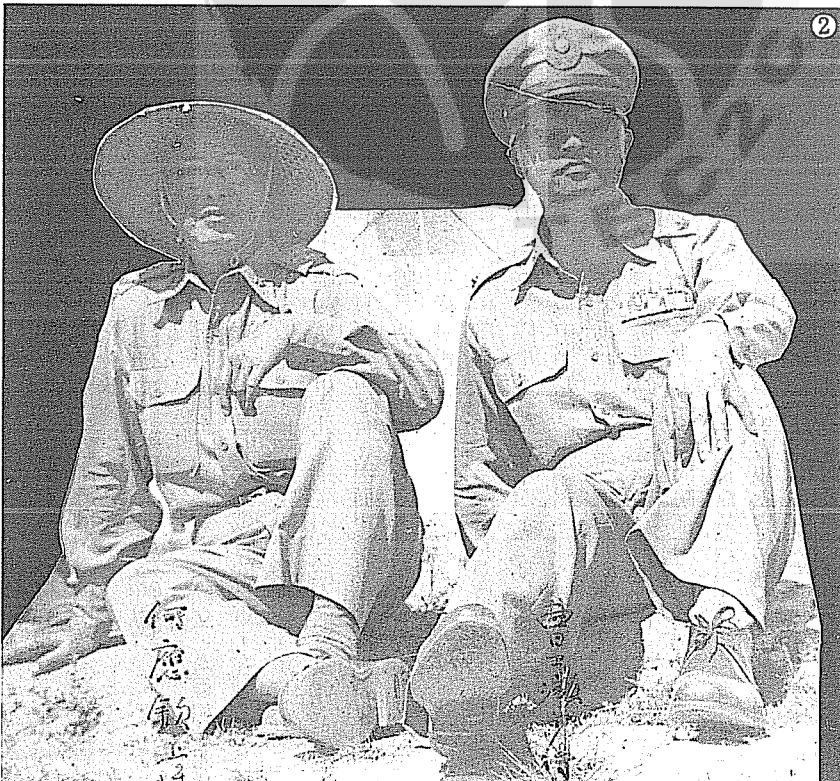
一、岡村對中國作戰，係奉日本政府大本營的命令，非出於個人意願。  
二、岡村沒有下令所部日軍屠殺中國軍民，反而有壓制日軍不可妄殺之命令。  
三、岡村沒有直接殺害中國軍民的事實，也沒有人告發他。

四、岡村在戰後，聽從中國中央政府的命令。在國軍尚未到達前，維持戰地交通及社會秩序。又拒絕將武器繳交中共，嚴格維持日軍紀律，使國民政府善後工作順利推行，著有功績。

## 感戴恩德誓死以報

以上四點，是就法理方面的說明。另在政治方面，岡村係一個堅決反共者，如判處死刑，乃正合中共之意。如將其釋回日本，則他一定感恩，在日本積極反共，將來在反共產維護自由的大業上，必能有助於自由中國。兩者相較，是非利害，至為明顯。曹士激的一番說明，使大家茅塞頓開，一致贊同赦免其罪。於是國防部戰犯處理委員會立即向主委何應欽將軍報告，由曹士激將軍重複一遍，何主委即命簽報蔣中正主席核示。

①



① 右起曹士澂、蔣緯國（圓山軍官團高級班第一期學員）日藤進（日本教官）合影。

② 曹士澂（右一）陪同何應欽上將（左）在鳳山參觀軍事演習。



旋經蔣主席核准無罪開釋，並命曹士激將軍負責辦理。曹士激將軍受命後，即請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在上海開庭，作程序上的審理後。正式判決岡村無罪。岡村在上海受審期間，已身患嚴重肺病。由國軍上海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將軍照料。三審定讞後，於一九四九（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宣判無罪。當晚由湯恩伯將軍護送岡村上船，翌晨離滬返日。同船者尚有已判決之日本戰犯二五九名，所需之船隻，早已由曹士激電請東京盟軍總部派來上海等候。該船於二月四日抵達日本橫須賀美國海軍基地，盟軍總部派美軍中校肯尼接待岡村，並在屋外高懸日軍旗幟，以表敬意。此種禮貌，盟軍總部祇曾對岡村一人表示，因其對中國善後工作有功之故。岡村下船後，因肺病嚴重，當即送入東京第一病院治療。當岡村在上海被宣判無罪後，在北平之中共當局即以副總統李宗仁之名義，電請國防部將岡村押去北平重審，以達判處岡村死刑之目的。電報轉至上海湯恩伯將軍手上後，湯恩伯復電表示：「岡村業已登船返日，無法押送。」中共又電東京中國駐日代表團商震團長，作同樣要求。商團長置之不理，乃不了了之。

事實上岡村指揮下的日軍，戰後所表現的紀律確曾令人贊許。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日軍在南京投降，各國駐華武官及軍事代表，均由重慶飛來南京觀禮。當時一位荷蘭准將詢問曹士激，中國國軍對日俘繳械的人數是幾比幾，曹士激將軍表示不解，荷蘭武官說幾個中國兵監督一個日本兵，曹氏答說國軍尚未到達，故無人監督。這

位荷蘭軍官聞之極為驚訝，即趨車至日本兵營參觀。入營後見日本士兵自動將武器上油，綑包後搬進國軍倉庫，無任何中國士兵監督。這位荷蘭軍官見狀目瞪口呆，對日軍自動守紀律表示激賞，對東方文化的深奧，也感到驚奇不已。

以上種種事跡，促成岡村寧次及侵華日軍對蔣中正主席的感戴，極思有所報答。一九四九年四月，國共內戰擴大，國軍失利，曹士激奉派赴日，聯絡岡村寧次，岡村早有報恩之意，因而自動聯絡組織派遣最優秀的軍官到台灣助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發表「中國關係白皮書」，全面斷絕對國民政府的援助。曹士激在這個時期找到岡村寧次商量成立援助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團，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由岡村寧次精選的十七名前日本陸軍軍官聚集在東京高輪的一家小旅館，共同簽署盟約書，宣誓共同組成反共聯盟，由曹士激和岡村寧次分別代表中日雙方簽署，顧問團長是曾任第二十三軍參謀長的富田直亮。

為保持機密，曹士激建議團員使用中國姓名，並為富田直亮取名「白鴻亮」，因為共產黨尚紅，顧問團就尚白，由於團長姓「白」，所以顧問團別名叫「白團」，團員均由國民政府發給八萬日圓安家費並每月支領三萬日圓顧問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六天後的一個深夜，一艘貨輪載著白團成員靜悄悄駛離橫濱港。岡村寧次在託團員呈交蔣中正委員長的信上明示，「派遣白團是軍事合作的第一步，最終將在日本組織義勇軍參加反攻作戰。一九五〇年正月，白團抵達台北，與蔣中正委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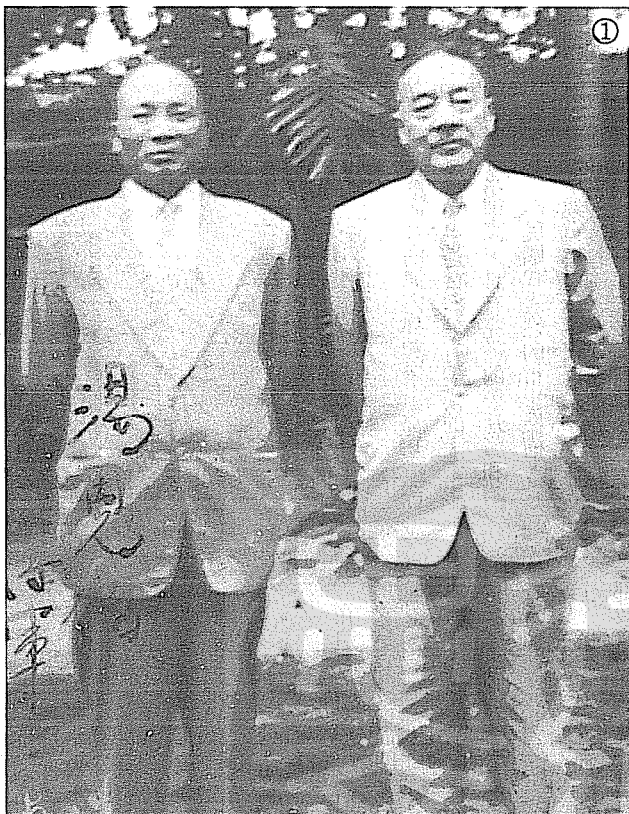
會面，蔣委員長當場委託白團策畫防衛台灣的計畫和重建國民政府部隊，白團就在現在三軍大學校址設立圓山軍官訓練團，為國民政府訓練軍官。

### 在白團從提議、醞釀到正式成立，過程相當曲折複雜，主因是二次大戰時的日軍，在戰敗之後，全遭整肅，依照規定不得參加任何黨政活動。岡村寧次甫告死裡逃生，自然不敢違反此一規定，只有秘密進行。因而組織軍事顧問團，應募的團員均是不顧生命危險，以偷渡的方式來到台灣，從事報恩的工作。

白團的創始人是國軍將領曹士激，他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四十三期，抗戰勝利後，服務於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以少將高級參謀名義協助陸軍總部第二處情報工作。後任第二處處長，辦理日軍武裝解除及遣送工作。陸軍總部撤銷後，曹士激奉調國防部第二廳副廳長兼第一處（計畫）處長，辦理戰犯遣返工作。一九四八（民國三十七）年戰犯處理完畢後，調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襄助總司令湯恩伯將軍。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上海會戰結束後，曹士激調任日本東京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第一處（軍事武官處）處長。當時南京失守，國民政府南遷至廣州、大陸上僅保有西南、兩廣及閩南一帶地區，另在政治方面。蔣中正總統下野。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派代表團赴北平與中共和談，大陸情況混亂。蔣中正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遷往台灣。當時台灣屬於陳誠將軍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管轄。

轄區包括浙南、福建、粵東、台灣等地。陳誠部隊防守閩南、廈門一帶，台灣僅有孫立人司令訓練中心一萬餘名學生兵。海空軍軍力亦很薄弱，民心渙散，士氣低落，曹士澂將軍奉調日本的主要任務，是與日本軍方及各界連絡，尋求日方所藏匿之武器及探尋各種有助於國民政府武裝抗共機會。當時有一群日本浪人（如橫山雄偉）藉徵集義勇軍援華名義，不法騙財斂財。曹士澂將軍睹此情況，十分憂心，乃計劃募集日本正規官兵，組織國際反共聯盟軍，對抗共軍。並計劃成立日本軍事顧問團，前往台灣助戰。計劃草擬後，即訪晤正在病院療養中之岡村寧次，和他密商，不料岡村一口贊同，並願負責辦理，以報蔣中正

委員長對日本及岡村個人的大恩大德。曹士澂與岡村商妥後，由曹士澂將軍擬成具體建議書。攜帶飛返台灣。面呈蔣中正委員長核閱。時值七月底，蔣中正正在台南巡視，經核閱後深表贊同。又經多次協商，決定先行聘請日本將校若干人來台辦理軍事教育訓練。決定後，即囑曹士澂將軍，編列預算，領款赴日，開始進行。曹將軍抵日後，將蔣中正親函交與岡村，「白團」之籌組工作，於焉展開。岡村約請澄田陸四郎大將、十川次郎中將及海軍及川犬將等，分別發動徵選。內中最得力之幹部為小笠原清中佐，經他奔走聯絡，逐漸成形。乃報告蔣中正委員長，經蔣指示原則同意。惟因戰後日本軍人均非現役，又被整肅



①湯恩伯（左）與緒方竹虎（日本政要），1952年5月在何應欽公館合影。

②1930年曹士澂在日本士官學校，野外演習（射擊）。



，故而改稱為「外籍教官」。除辦理軍事教育訓練外，兼理作戰計劃。至於人數、兵種、兵科、學歷、健康諸條件，均有詳細指示。並把第一批顧問定為十七人。岡村接到指示後，首先徵選團長，擇定富田直亮少將（前日本陸軍駐廣東第一軍參謀長，曾駐香港）任團長。當時富田正擔任某會社社長，由小笠原中佐引至曹士澂將軍家中見面。相談之下，至為愉快。當決定改取化名為「白鴻亮」。富田原留有日本式小鬍子，一看便知為日本人，為了保密，要求他把鬍子剃去，從此富田直亮就沒有鬍子了。（未完待續）